



忠狗帕特拉的一生

A DOG OF FLANDERS

维达 (Ouida) 著
乔向东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特拉的一生

藏书 Dog Of Flanders

作者 维达

(Ouida)

翻译 乔向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忠狗帕特拉的一生 / (英)维达著;乔向东译.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7

(青少年世界经典阅读文库)

ISBN 978-7-5444-6132-0

I.①忠... II.①维...②乔... III.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近代 IV.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8305号

青少年世界经典阅读文库

忠狗帕特拉的一生

(英)维达 著

乔向东 译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9.75 插页 1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6132-0/I·0044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译序 不曾有过幸福，不幸但谈不上残酷

乔向东

尼洛和他的佛兰德斯大狗同龄，自从爷爷救下被五金贩子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帕特拉，老迈的大狗和少年尼洛从此形影不离。因为贫穷，尼洛不能跟自己喜欢的女孩艾洛伊丝在一起，还被人诬蔑放火烧了艾洛伊丝家的磨坊。孤苦无助的尼洛临死时，终于如愿以偿地在教堂里看见了鲁本斯的两幅画。年迈的大狗也在风雪中追到他的身边，与他一起离开了“爱得不到报偿、信念不可能实现的世界”。

尼洛短短的一生都生活在离安特卫普不远的佛兰德斯，因为伟大画家鲁本斯的存在，安特卫普在很多人眼里是“一方圣地，就是伯利恒——艺术之神睁开双眼的地方，是卡瓦利——艺术之神死去的地方”。鲁本斯的荣光无处不在，这片土地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画家，尼洛和帕特拉的故事仿佛就是大师笔下的一幅速写，鲁本斯就是尼洛梦中的神。故事的背景仿佛就是鲁本斯的画……

年轻生命消殒了，大狗的忠诚却永远留存了下来。

英国女作家维达（1839–1908，Ouida 是她的笔名，原名是 Marie Louise）的这个经典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根据原作改编的卡通《义犬报恩》依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因为大狗的忠诚，悲情故事竟然流淌着不绝如缕的温暖。再卑微无助的生命，也总有感觉到生命单纯幸福的时刻，即使转瞬即逝。





本书还收录了维达另外两个故事《一枝丁香》和《普罗旺斯玫瑰》。

一枝娇艳的丁香花让一个流浪艺人和一个美丽姑娘结缘：在丁香花盛开的山区小镇，以逗人笑为生的小丑爱上了一个美丽姑娘。单纯宁静的幸福同样转瞬即逝，流浪艺人艰难却自由自在的生活走到了终点，完美之爱也像小丑珍藏的爱情信物——那枝丁香花一样，枯萎凋零了。在法兰西内战的血腥和硝烟中，小丑和自己的情敌都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一棵小小的丁香树却在废墟中傲然绽放出娇艳的花儿。小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都凝固在了盛开的丁香花丛中那张可爱的笑脸上，是一瞬，是一生，亦是永恒。

一枝普罗旺斯玫瑰被送到了巴黎的花草市场，被人遗落在街边尘土中，又被一个贫穷的女孩拾起，从此就生长在某个小阁楼的窗边。玫瑰日夜思念着阳光灿烂、广阔无边的普罗旺斯，同时见证了发生在两间阁楼之间的一个女孩和一个年轻天才画家的爱情。不用说，普罗旺斯玫瑰娇艳的花朵也成了这段凄美爱情的信物，最后当两个年轻生命和他们的爱情一起消殒的时候，普罗旺斯玫瑰却生存了下来……

在维达的经典传奇中，忠诚的佛兰德斯大狗、芬芳的丁香花、娇艳的罗旺斯玫瑰，代表着凄美生命中单纯的幸福。如果不曾有过幸福，哪怕是憧憬中的幸福，那么，不幸便谈不上残酷。

或者，这就是维达的作品成为历久不衰之经典的根源所在。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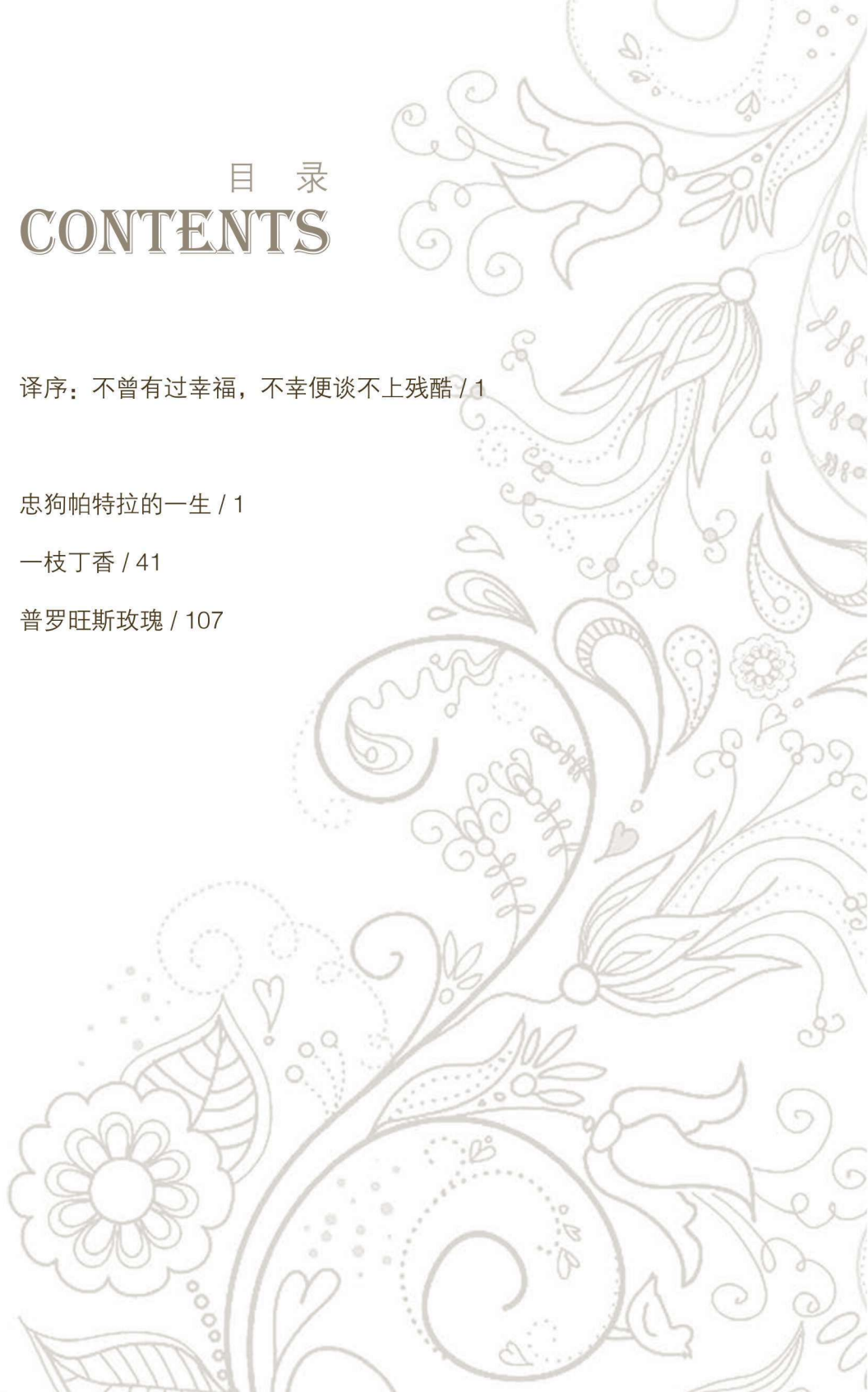
CONTENTS

译序：不曾有过幸福，不幸便谈不上残酷 / 1

忠狗帕特拉的一生 / 1

一枝丁香 / 41

普罗旺斯玫瑰 / 107



忠狗帕特拉的一生





尼洛和帕特拉举目无亲。

他俩比亲兄弟还亲。

尼洛是个阿登尼斯男孩，帕特拉是一只佛兰德斯大狗。他俩虽然年龄相同，一个还年少，一个却已经老了。自从相遇，他们就再没分开过：同是孤儿，一样贫穷，用相同的方式谋生。最初是同情将他俩联系在一起，时间和成长又将他们紧紧地捆在一起，彼此深深地爱着对方。

他们住在一幢简陋的小棚屋里，就在离安特卫普一离格^①远的一个佛兰德斯人小村子边上。村子坐落在宽阔平坦的牧场和玉米地中间，一条大运河贯穿其间，两岸的白杨和桤木迎风轻摇。

^① 离格：长度单位，相当于3.0法定英里（4.8公里）。



村子里大约有二十来幢房子，百叶窗不是亮绿就是天蓝，房顶要么是玫瑰红，要么黑白相间，白色墙面在阳光下如雪般耀眼。一座风车磨坊矗立在村子中央生着苔藓的斜坡上，是这片平坦村野的地标。

磨坊和风车的翼板原来都是鲜红色的，不过，那还是在磨坊刚建起来时——大概在半个世纪之前或者更早的时候，磨坊还曾为拿破仑的军队辗磨过小麦呢。经年累月的日晒雨淋，磨坊现在已变成了红褐色。这种奇妙的变化是间歇式发生的，就像人的关节随着年龄增长患上风湿，变得僵硬。磨坊如今还在为附近的居民服务，要是把谷物搬到别的地方去碾磨，人们会认为那是不虔诚的行为，就如同不到磨坊对面那座灰旧的尖顶小教堂做礼拜，而是跑到别的地方去做礼拜一样。每天清晨、正午、夜晚，小教堂的钟声都会准时响起，陌生而柔和，空洞而伤感，仿佛低地国家^①所有的钟都一起敲响，汇合成一个旋律。

自尼洛和帕特拉出生，到他俩一起住在村边的小棚屋里，忧郁的钟声一直陪伴着他们。小棚屋东北方向，隔着一大片如平静大海般的牧草地和庄稼地，安特卫普大教堂高耸的尖顶清晰可见。

小棚屋里原来只住着一个老人——一贫如洗的约翰·达斯。当过兵的老人永远都忘不了战争——如公牛践踏犁沟一样蹂躏国土的战争，除了伤痛——他成了跛子，当兵什么也没带给他。

老约翰·达斯 80 岁时，他的女儿在阿登尼斯——离斯塔沃格不远的地方去世了，给他留下了才两岁的儿子。老人本来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却毫无怨言地挑起了这额外的重负，而且越来越疼爱孙子。老人和小尼洛——尼古拉斯的爱称，在小棚屋里过着安心自足的生活。

^① 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国家。



灰泥小棚屋非常简陋，却很干净，白如贝壳，只占了菜园的一小块地方，菜园里种着豆子、药草和南瓜。

老人和男孩非常穷，常常整天吃不上一点东西。他们从没有吃饱过，填饱肚子就是天堂。老人非常疼爱男孩，尼洛也是个漂亮天真、诚实善良的小家伙。只要有一块面包皮、几片甘蓝叶，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哪管是在凡间还是天堂。他们很节省，因为他们绝不能失去帕特拉，假如没有了帕特拉，他们又会身在何处？

帕特拉是他们的全部——是他们的国库和粮仓，是他们的金矿和财富魔杖，是他们养家活口的功臣，是他们唯一的朋友和安慰者。假如帕特拉死了，或者离开了，他们肯定会倒下死去。帕特拉是他们的躯干、大脑、手和脚，是他们的生命和灵魂。

约翰·达斯是个跛了腿的老人，尼洛还是个孩子，帕特拉是他们的狗。

帕特拉是只佛兰德斯狗：黄毛，大脑袋，身躯魁梧，竖着一对狼一般的耳朵，腿如弯弓，脚掌肌肉又宽又厚——这是世代辛苦劳作的结果。帕特拉的种族在佛兰德斯已经绵延了无数世纪，祖祖辈辈都干着苦役——是奴隶的奴隶、为人卖命的狗，是套上马具的牲畜，是被运货车拖垮筋骨、最后倒在石子街道、心碎而死的牲口。

帕特拉的父母一辈子都在不同的城邦，在佛兰德斯与布拉邦特之间漫长的石子路上艰辛劳作。帕特拉生下来就一无所有，除了苦役和痛苦。咒骂是它的食物，毒打为它洗澡。这有什么好奇怪呢？帕特拉不过是一条狗。

还没有成年，它就饱尝了货车和项圈的煎熬。还没满 13 个月时，它就成了一个五金贩子的财产，五金贩子总在南方海边和北方山区之间来回奔波。因为还太小，帕特拉只卖了个贱价。



那家伙是个残酷无情的酒鬼，帕特拉的生活如同地狱。

帕特拉的主人是阴沉变态、残忍的布拉邦特人，他的货车总是装满了炊具、酒壶、铲斗，以及其他陶器、铜器和锡器。他总是尽可能让帕特拉多拉货物，肥头大耳的他却抽着黑烟斗、懒洋洋地跟着货车走，沿途只要经过酒店或者咖啡馆，他一个也不放过。

帕特拉非常强壮，这对它来说，是幸运也是不幸。它出自千百年来历经苦役磨难、钢铁般坚韧的种族，所以它没有死，却也只能在重负、饥渴、殴打、诅咒中苟延残喘，筋疲力尽就是佛兰德斯人给予这些任劳任怨的四脚牺牲品的唯一报酬。

漫长而痛苦的两年后的一天，帕特拉正走在通往鲁本斯城的那条熟悉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

正是盛夏时候，酷热难当。货车上高高地堆着金属制品和陶器，沉重无比。主人慢悠悠地在边上走着，除了不时朝帕特拉抽上几鞭子，看都不看帕特拉一眼。

每逢路过店铺，布拉邦特人总会停下来喝啤酒，却不允许帕特拉停留片刻、在运河里喝上一口水。烈日当空，帕特拉在灼热的公路上走着，整整一天没吃过一点东西，差不多十二个小时没喝过一口水。飞扬的尘土遮住了它的眼睛，鞭打的剧痛和货车的重压，终于让帕特拉支撑不住了，它踉踉跄跄，口吐白沫栽倒在地。

它倒在了尘土飞扬的路中央，热辣辣的阳光照在它身上。它病得很重，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主人给它的药方则是脚踢、棒打和咒骂，这也是它习以为常的食物饮料，也是它唯一能得到的报偿。

可是，帕特拉对折磨和咒骂都没有了反应，它躺在盛夏道路上飞扬的尘土中，看上去已经死了。



过了一会儿，发现鞭打、咒骂都不起作用，布拉邦特人相信它已经死了，或者就要死了，它的躯体再也没有用了，除非剥下皮做手套。主人一边恶狠狠地咒骂着，一边取下了套在帕特拉身上的皮带，把它踢进了路边的草丛。他恶毒地咒骂着，懒洋洋地推起那辆货车，沿着上山的路离去了，扔下了垂死的帕特拉，任由蚂蚁叮咬、乌鸦啄食。

这天正好是鲁汶集市的最后一天，布拉邦特人急着赶到集市，为满满一车子铜器找个好摊位。

五金贩子气急败坏：帕特拉曾是只强壮、很有耐力的动物，现在却只能自己推着小车赶往鲁汶。他压根儿就没想过留下来照看帕特拉，只是想着那个畜生快死了、没用了，得想办法偷一条狗——他用碰上的第一条在主人视线外流浪的大狗来顶替帕特拉。帕特拉没花他一分钱，或者说几乎没花费他一分钱，在漫长的两年里，从日出到日落，从夏天到冬天，不管天天天气好坏，帕特拉一直不停地为他干着苦役。

他已经榨干了帕特拉。作为一个人，他很聪明：把帕特拉扔到了沟里，让它自己喘完最后一口气，充满血丝的双眼可能被鸟啄掉。与此同时，自己可以继续去偷去乞讨，在鲁汶吃吃喝喝，寻欢作乐。一条垂死的狗，一条拉车的狗，自己何苦要担着少赚一把铜钱的风险，或者被人嘲笑的后果而费心劳神呢？

帕特拉躺在杂草丛生的沟渠里。

那天的公路上人来人往，数百人或步行，或骑骡，或赶着马车，或推着手推车，快乐地朝鲁汶赶去。有些人看见了帕特拉，大多数人看都不看它一眼，无动于衷地从它身边走过。不就是条垂死的狗吗？在布拉邦特，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算不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在度假的人流中，走来一个矮小的老人，他弓着腰，



跛着脚，非常虚弱。他穿着寒酸，在寻欢人流扬起的灰尘中独自默默地走着。

他看见了帕特拉，停下了脚步。他走到沟渠边，在茂盛的草丛中跪下，打量着帕特拉，眼光中充满了怜悯。

还有个脸色红润、一头金发、长着一双黑眼睛的小男孩跟老人在一起。小男孩站在齐胸高的灌木丛里，嘴里正念叨着什么，双眼专注地凝视着可怜的、一声不响的帕特拉。

就这样，小尼洛和大狗帕特拉相遇了。

那天，老约翰·达斯费尽全力，把受伤的帕特拉带回了农田边的小棚屋。在老人和男孩的悉心照料下，经过长时间的休息，因为受热、饥渴和劳累引发的脑癫痊愈了，帕特拉渐渐恢复了健康和力量，四条结实、茶色的腿支撑着身体，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又过了许多星期，帕特拉依然没法干活，浑身酸痛无力，还是在死亡边缘徘徊。可是，它没有听到过一个粗鲁的字眼，也没有挨过打，只有小男孩同情的喃喃低语，还有老人的爱抚。

孤单的老人和快乐的小男孩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它。

帕特拉占据了小棚屋的一角，一堆干草就是它的床。在漆黑的夜里，老人和孩子听着它的呼吸声，知道它还活着。帕特拉第一次试着大声吠叫时，老人和男孩禁不住开怀大笑，为了这个康复的信号，爷孙俩激动得流下了欢喜的泪水。小尼洛欢呼雀跃，把雏菊花环套在帕特拉粗糙的脖子上，噙着红润的小嘴不停地亲吻它。

帕特拉彻底康复了，又成了一条强壮、高大、有力的狗，一双渴望的大眼睛温柔而惊讶地打量着这一老一少两个人，在这儿没有了咒骂，也没有



毒打。它的心灵被唤醒，生出强大的爱。从此之后，它的忠诚不曾有过片刻动摇。

作为一只狗，帕特拉心里充满了感激，它温柔的褐色眼睛注视着自己的朋友，陷入了沉思。

老兵约翰·达斯，除了每天跛着腿推着小车，帮那些境遇稍好的邻居把牛奶桶运送到安特卫普外，什么活也干不了。

村民们让他去送牛奶，除了想做点善事，更因为让这个诚实的老人去送奶非常合适，这样他们就可以留在家里照看菜园、奶牛、家禽，或者自己那一小块的田地。但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份工作越来越吃力了，他已经 83 岁了，而安特卫普足足有一里格远，甚至还不止。

帕特拉已经康复得差不多了。它脖子上套着雏菊花环躺在门口晒太阳，看见了奶桶送来又运走的情形。

第二天早晨，在老人推车之前，帕特拉钻到了推车的手柄之间，像哑剧一样清楚表明了它渴望、也有能力来干这活，报答老人。约翰·达斯坚持不肯让帕特拉拉车，老人认为套上狗替人干活是可耻的，因为自然并非照这样来塑造狗。

帕特拉不容反对，看见他们不给自己套上狗具，它就试着用牙齿叼着推车走。

最后，约翰·达斯让步了，在帕特拉的坚持下，在这只自己曾帮助过的动物流露出来的感激之情面前，他让步了。他把手推车改造了一下，适合帕特拉拉着或推着车跑。从此以后，帕特拉每天早晨就承担起了拉车送奶的工作。

冬天来了，约翰·达斯感谢命运让他在鲁汶市集那天遇见了这条在沟



渠里垂死的大狗。他太老了，身体一年比一年衰弱，如果不是这条自己视为朋友的动物，他真不知道自己怎能冒着风雪、沿着深陷泥泞中的车辙推动那满满一车牛奶桶。

帕特拉却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里。

过去，主人总是强迫它拉着难以承受的重负，每一步都会挨上一鞭子。如今拉着这辆装着铜奶桶的浅绿色小车，旁边的老人时不时怜爱地抚摸它一下，轻言细语地说上几句亲切的话。对帕特拉来说，这简直就是快乐的消遣。每天工作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伸展一下身体，在阳光下打瞌睡，在田野里漫步，和小尼洛嬉戏，或者跟狗伴们一起玩耍。帕特拉快乐极了。

帕特拉很幸运了，它得到了彻底的安宁：旧主人在梅希林的科麦斯镇喝醉酒与人发生争吵，结果丢了命，如今帕特拉生活在自己热爱的新家里，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找到它，打扰自己。

几年后，本来就瘸腿的老约翰·达斯因为风湿病几乎瘫痪了，再也不能跟车子外出了。

小尼洛也6岁了，他跟爷爷一起送奶已经很长时间了，对镇上很熟悉了，于是他代替了爷爷赶车，到镇上把牛奶卖了换回钱，再把钱带回来交给牛奶的主人。他一脸可爱又严肃的表情，人人见了都喜欢。

小尼洛是个漂亮的孩子，生着一双深邃、温柔的黑眼睛，一张花儿般可爱的脸，一头浓密的金发垂到脖颈。许多从他身边经过的画家都勾勒出这样一幅速写：一辆绿色的小车载满装牛奶的黄铜大肚桶；一只深褐色的魁梧大狗系着带铃铛的套具，一路铃儿“叮当”响；大狗旁边跑着一个男孩，雪白的小脚上套着大木鞋，一张天真温和、认真可爱的脸，就像鲁本斯画中那些漂亮孩子快乐的脸。



尼洛和帕特拉干起送奶的活来，就像跟约翰·达斯一起送奶时一样好，一样开心。夏天的时候，老约翰·达斯的身体好了许多，可也不必出门送奶了。他可以坐在门槛上晒着太阳，目送尼洛和帕特拉走出菜园的侧门，然后打个盹、做个梦，默默祷告。三点的钟声响起时，老人就会醒来，迎接尼洛和帕特拉回家。帕特拉一到家便欢快地叫着，一边抖下身上的套具，尼洛则会自豪地讲起一天的经历。接着，他们三个一起进屋吃饭——黑麦面包、牛奶和汤，望着田野上的黑影慢慢拉长，黄昏渐渐笼罩了大教堂的尖顶。等老人做完祈祷，大家便一起躺下，安稳入睡。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去，尼洛和帕特拉过着快乐、单纯、健康的生活。

春天和夏天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佛兰德斯说不上漂亮，在鲁本斯城周边，也许是最不起眼的地方。

除了玉米地就是菜地，不是牧场就是耕地，这是一片毫无特点、景致单调的平原。除了几座灰色塔楼时不时传来忧伤的钟声，或者偶尔田野上横穿而过的人影——拾穗人背着秸秆、樵夫扛着薪耙，还算得上别致外，这儿的景致总是一成不变，更说不上美。住在山上或者森林中的人们，被无边无际的平坦单调压得喘不过气来。

然而，这是一片肥沃的绿野，单调沉闷的平坦中也有独特的魅力。河畔水边的灌木丛中鲜花盛开，高大葱绿的树林深处，常有笨重的黑色驳船悄然驶出，船上的小绿桶和杂色的旗子欢快地擦着树叶。

对孩子和大狗来说，葱郁草木、宽阔旷野已经是如画美景了。干完活儿，躺在运河边葱郁青草丛中，看着笨重的驳船驶过，在夏日乡野的清新花香中嗅闻驳船带来海水的咸味……尼洛和帕特拉别无所求。

冬天就艰难多了，他们不得不在刺骨的寒冷中摸黑起床，比平日吃得

